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卷八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_臣周鏐

謄錄監生_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續麟卷八

宜春張自勲撰

辛丑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即

皇帝位

分注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臣跪勸王稱尊號遂即位

于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以諸葛亮為丞相宜大書不應僅列分注○按蜀得

紹漢武侯之力居多昭烈而下莫與爲比綱目屢書

丞相亮

如受遺輔政及南征屯漢中皆書丞相亮

誠重之也乃于初除丞

相不特書僅與許靖分注殊失春秋貴大臣尊相職

之義據凡例云一人往來去就關國家利害繫時世

輕重者不以賢否皆書注云張良諸葛亮之類又云

凡有官者惟初除一見及後改除乃復見之勲意亮

始爲軍師將軍

建安十九年

今爲丞相既合改除復見之

例而蜀漢興亡繫亮存歿則尤所謂關國家利害繫

時世輕重者故當特書以諸葛亮為丞相

據後復拜丞相猶特

書則此不書以亮為丞相非是

于漢中王即位之後既著其官又以

見君臣相倚以為國也況建興三年吳以顧雍為丞相綱目猶大書則亮為丞相不特書誠為闕漏考異考證每執凡例以繩提要獨此置不言何與

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分註

初魏主丕從太祖入鄴悅袁熙妻甄氏太祖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

鄴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

當作魏主殺其夫人甄氏○按甄為太祖所聘則父
命也既生子叡將傳位焉而以私愛殺之非獨不夫
且不予矣故當書主以著不一人之私非甄氏有罪
可殺也綱目以恒辭書非是據凡例非正統廢下加
其字註云罷免例倣此罷免例有誅殺條則此殺下漏其字
亦非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分註

帝恥關侯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

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闕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按項羽怒張良從漢王因殺韓王成而良始間行歸漢先帝之伐孫權何異羽之殺韓王也夫以二蜀敵一魏猶恐不勝況以一蜀而關兩魏乎勲獨怪以先帝之為君諸葛亮之為相而首舉若此豈真天不欲

祚漢邪

伐吳之謬武侯未聞一語倘亦知其不可諫而不言豈非天耶

不然何其乖

背一至此也

置魏伐吳終覺意氣用事朱鮪當誅而不誅孫權宜和而不和一以功成而忘

兄弟之讐一以私忿而失討賊之義皆非也

壬寅二年

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

夏六月吳陸

遜攻猊亭諸軍敗績帝還長安

分註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

人于平地立營遜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

據分註續下當補將軍傳彤死之六字○按是役也

非傳彤後殿帝幾不復還矣故當大書死之以著其

節綱目不書非是

兵敗以殿後為功彤非特死節且有功何可不書況秦王興攻魏其

將姚平僅赴水死綱目猶大書死之如彤者自稱漢將軍辭義凜然足為昭烈生色烏可僅列分註不一為表著乎

冬十月魏作壽陵

集覽

綱目書之譏非禮也家語曰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冉子曰凶事不豫此何解也孔

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

分註

魏主丕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

按崩葬例云凡僭國陵廟因事乃書注云魏作壽陵

據分注務從儉薄不藏金玉則書壽陵乃予其儉非

譏也自為陵廟固為非禮然自漢以來皆然

自趙肅侯作壽

陵後世因之故漢景帝亦作陽陵

不自魏始也集覽以為譏非禮非

綱目之意

集覽專于訓故至此獨及書法然又不得其說益信論著之難

癸卯後主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

考異

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名號例曰凡正統之君秦漢以下

曰帝凡無統之君漢以後稱帝者曰某主則此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今刊本綱目及提要仍書後主與齊高緯陳叔寶同稱則為無統之主而非正統之帝矣然陳志昭烈稱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又按改元例曰凡中歲改元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通鑑于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書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已上竝凡例注今綱目刊本于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睿宗太極元年八月玄宗即位綱目皆分注嗣君改元于先帝之末年至次年始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玄宗皇帝開元元年則此建興元年大書亦門人書生鈔錄舊史之誤當從提要及

紫陽書院刊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

考證

當去此六字補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

書法

始不踰年改元也

當從考異考證大書三年書法謂始不踰年改元若謂綱目特書以著之者豈不考凡例與又况睿宗雖改元必踰年而後大書綱目失于更定多此類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考異

提要即位下有改元二字

考證

五月下當補書奉喪還成都五字

據唐睿宗改元于景龍

中宗年號

四年綱目不書改元則

此改元二字可省但上書崩于永安而下不書還成

都則太子即位之地未明當從考證補奉喪還成都

五字○按睿宗于中宗兄弟也綱目猶不書改元况

先帝父子乎是時亮為丞相託孤輔政見不逮此何

與故不書者又所以為亮諱也提要非是

不踰年改元嫌于忘

親之速故
非美辭

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

考證

秋八月下當補書葬惠陵三字。○謹按凡例曰正統之君葬皆隨事書之。紹復正統此蓋漏耳。

當書秋八月葬昭烈皇帝于惠陵下以圈隔曰魏以

鍾繇為太尉。○按綱目于正統之葬漏者甚衆如平

帝葬康陵不載綱目說者以為取法春秋賊不討者

不書葬

見元始五年考證

愚謂昭烈既紹正統又非被弑何

可不書况晉安帝唐昭宗雖為劉裕朱全忠所弑而

休平和陵竝書于冊益信昭烈之葬惠陵不可不亟

正也

乙巳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分注

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羣臣大議鮑勲諫以
往年龍舟漂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艱遠虛

耗中國竊以為不
可丕怒左遷之

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

分注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
水道難通不從十月於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
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

嗟乎固天所以
限南北也遂歸

此即夏五月舟師也當合為一條書曰八月魏主丕
復以舟師伐吳至于冬十月不克攻而還○按五月
分注云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羣臣大議鮑勲諫以
為不可丕怒左遷之八月丕以舟師自譙入淮十月
如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
北也遂歸是五月所稱伐吳者特舉議耳而行事則
在八月當以八月為正且臨江而還非丕本意特以

時大寒冰舟不得入非可進而不進也惟書不克攻
然後見丕貪得無厭之心必至于技無所施而後反
如綱目所書非特失春秋誅意之法且與上年伐吳
之文無異

建興二年魏伐吳
亦書臨江而還

非所稱謹嚴也

朱子自
謂綱欲

謹嚴

丙午四年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夏五月魏主丕卒

考證

卒下當補書子叡立三字○謹按凡例
曰凡僭國稱帝者繼世曰太子某立

當作魏主曹丕死書法以卒丕為尊漢特傳會綱目

耳餘從考證○或曰丕不書自

建安二十五年

謂非創也此

其復書死何曰不改父惡而又甚焉

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以

是為當死而已苟書之如恒辭則是廢君篡國者皆

可以無貶豈所以垂訓哉書死賊之也

凡例盜賊書死綱目自王

莽後廢君篡國自丕始莽猶傳首詣宛丕則安處以終不可不誅

○丕書嗣叡曷為

書立嗣者相繼之義未知其能立否也至于易世無

復有能討賊者此魏之所由成也綱目不書非是

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

分注

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施德緩刑寬賦息調于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賡

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此條可刪○按綱目既以蜀為正統凡吳魏舉動非
關繫重大者皆可不錄况吳方僭竊何科條可言乃

大書于冊哉

戊申

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吳大司馬呂範卒

書法

于是印綬未下書
大司馬何子賢也

當直書吳呂範卒去大司馬三字

如綱目所書與延
熹八年書大司馬

蔣琬卒何異豈
正僭無別與

○按綱目既以正統予蜀以僭竊治

吳魏則凡仕吳魏者皆不能無罪雖有賢行但書卒
以錄之可矣若復書官是予其為偽臣也又何以責
其君之僭哉勲意二國之臣非賢不卒卒則去官書
卒所以表其賢去官明其不當臣于偽也他凡有罪
而見殺則書官所以媿其死于是職也宜著為例後
倣此

庚戌八年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主叡如許昌

分註

魏主叡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

視

此條宜刪○據分註叡如許昌以徐宣總留事及還奏呈文書魏主不視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此非可為常法者何取特書又況非正統行幸不宜悉書固當刪去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當書以蔣琬為丞相長史○按亮貶將軍雖出自請

綱目猶書詔

六年街亭之敗亮上疏請自貶三等綱目書詔貶亮右將軍

蓋不以

專擅累亮也安有琬為丞相長史而可直書亮以者

哉書亮以則與以高柔為丞相曹掾者無異

建安十九年書

曹操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非所以待亮也

壬子十年

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

吳人擊魏廬江不克

分註

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人字義○按春秋書人有二義一衆辭一貶辭諸侯

大夫貶也國人衆也將重于師稱將不稱師是役也

陸遜為之遜是時為大將輔太子

七年吳遷都建鄴使遜輔太子遜時

為上大將軍

官職尊矣書人貶也吳魏相攻常事耳曷貶

焉勲故據春秋例刪人字既以恕吳

恕吳所以惡魏也

亦省

文也○或曰合肥阜陵或君或將其書人何

建興八年孫權

攻魏合肥九年中郎將孫布攻魏兵于阜陵綱目並書人

曰合肥偽退以誑敵阜

陵詐降以倖勝

詳本條分註

皆非正也故貶而人之舍是

則無譏矣

合肥乃孫權親行按滿寵傳可見本注吳字當作權方見書人為貶辭若泛稱吳則

以微者相攻書法之意隱矣附識于此

癸丑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二

月魏主叡往觀之

當書春青龍見摩陂井魏主叡往觀之正月二月皆
可刪○或曰摩陂魏井也不書魏何不使龍之為魏
見也下書魏主往觀則其為魏明矣且事出僭國宜
略不宜詳今書正月龍見二月往觀于魏主何譏焉
故當刪去

甲寅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三月魏山陽公卒

考證

下當分注諡曰漢孝獻皇帝○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注其

諡後
做此

當書故帝協卒于魏

史綱稱漢主亦非此漢編也而稱漢主是以魏為正也管寧卒

于延熙四年而書故漢俱誤

分注魏人諡曰漢孝獻皇帝

諡不大書不予

其諡也

○或曰魏已廢帝為山陽公其不書山陽公

何不予魏之得廢之也然則帝無罪與書名書卒而

不死社稷之罪著矣此漢編也惡有漢帝而直繫之

魏者哉惟書卒于魏既使魏不得臣其主

管寧猶書卒于魏書

法謂不使魏得臣之也況帝協乎

而漢不能討賊以返其君罪咸見

矣若曰魏山陽公卒則是予魏以廢也豈垂訓之義

哉

按僭國與列國不同列國各書其事不相統攝僭國事關正統者宜以正統為主今漢未亡而使山

陽公繫于魏則是絕帝于漢漢亦無復為帝後者于黜魏帝蜀之意矛盾故當更定

書法

山陽公自廢至是十五年矣于是書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

按昌邑王賀廢為海昏侯大臣社稷為重君為輕之

義非可與篡國者同語

書法于賀為海昏侯謂予厚也詳見宣帝元康二年

乃

若山陽公人主也魏弑后及子奪其位自立其殘忍

不義已無倫比獨帝以闇劣僅免其身是加刃于人

以手撫之也可謂厚乎必以為厚則夫執孺子手流

涕歔歔者

新莽始建國元年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執手流涕

視之操丕不尤

仁人忠臣邪齊襄滅紀而葬其姬春秋惡之

見魯莊公四年

如書法所云亦異乎春秋之旨矣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當作自將以却之綱目書擊誤○按分注吳主權向

新城衆號十萬魏滿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主叡

不聽曰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乃御龍舟而東吳吏士多病又聞敵至遂退是未嘗擊也安得書擊惟書自將以却之事既得實文亦明暢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

書法

書魏葬于存厚也

春秋之法賊不討者其君不書葬魏帝矣協何以葬以是為無復能討賊者特書魏葬所以罪漢也綱目于蜀望之深而責之重故進位正統所以治吳魏僭

竊之罪而微文隱刺時見于因事直書之間則又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書法不察槩以為予厚非是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考證

擊斬當作討誅

按分注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綱目不書反而曰作亂

凡例人傲事小曰作亂

得其情矣儀雖殺延意與延等故後

書楊儀有罪廢徙自殺

明年分注云儀既殺延自謂宜代諸葛輔政至成都拜中

軍師無所統領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禕密表其言是亦魏延耳安得以討誅詔廢為民徙漢嘉郡自殺

予之

儀殺延亦欲代亮輔政事雖公而意則私故不得書討誅考證不必從

乙卯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分註

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于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書法

不書以憂卒何罪不在魏主也

綱目卒郭后為以憂也此正因事而見之例

崩葬例云簡國

后夫人不書因事而見者曰某后某氏卒書法謂罪不在魏主非綱目之

意

據分注數間甄后死狀于太后遂以憂卒魏主未為無罪並見書法之謬

丙辰

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

三月吳婁侯張昭卒

魏司空陳羣卒

婁侯司空等字皆可刪

明年高堂隆光祿勳並同

直至漢亡然後

諸臣得書官

丁巳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

四月

當書黃龍見于魏魏以三月為夏四月如綱目所書

與正統無異非帝蜀之義不可從

按十一年青龍見魏摩陂井中景耀

二年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皆不冠以魏字史綱亦書魏黃龍非是

○按魏改朔僅三

時

是年夏秋冬

至來年仍以建寅為歲首

據遣大司馬懿擊遼東仍書春

正月綱目書以三月為夏四月見其輕變漢朝耳史綱

大書改正朔以建丑月為歲首與秦漢改元易朔例

書非所以治魏也

戊午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

遼東

考異

提要擊
作伐

當從提要作伐○按雖僭國然公孫淵既受魏封

建興十一年魏
封淵為樂浪公

則魏臣也改元稱王

上年淵自稱燕
王改元紹漢

與反何異綱目惡魏故淵不書反然既臣而叛不可
謂無罪故魏得書伐

立皇后張氏

此上書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據志前后
崩在上年六月綱目繫于七月是年立后

在正月綱目書于
二月之後並非

考證

當作立貴人張氏為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立后非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陳壽志

云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貴人為皇后

當書復立貴人張氏為皇后

當書于上條魏以韓暨為司徒之前○按

禮天子不再娶后崩則以夫人世婦主后事綱目自

廢后外無復立后者立之自帝禪始况張后乃敬哀

之妹尤非所當立者故當書復以著其違禮遂私之

失綱目僅以恒辭書非是考證但以非正嫡為辭是

亦未知書復之義也

明太祖馬后崩終身不復立后足為後法益見帝禪之非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考證

下當補書葬穆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后合葬不地注云如漢光武昭烈之類陳

壽志云先主穆皇后
延熙八年合葬惠陵

據例當從考證補書葬穆皇后書法謂昭烈以後復

不書葬

見葬光烈書法

自是綱目闕漏不應與例矛盾

丁卯十年

魏正始八年
吳赤烏十年

春二月日食

日上漏朔字○按陳壽志春二月朔日有蝕之綱目

凡朔日食皆書朔此不書朔漏也

已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

不受

考異

提要作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按纂賦例注曰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

官建國皆以自為自立書之則此當從提要為是

考證

當作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

書法

書以何命自上出也不受則懿亦可謂稍知節矣

當從提要書自書法以為命自上出非是○按懿方

圖纂魏安在不受九錫為知節哉書法但以綱目為

據不知義有所不可也况殺曹爽王凌等皆斥稱懿

殺

是年春正月書司馬懿殺曹爽何晏等夷其族書法云夾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十四年書司馬

懿殺王凌曹彪等書法云凌謀立彪逆也不書書殺何惡懿也

書法竝指為惡懿而

此獨以為知節尤自矛盾

冬十二月魏即拜王凌為太尉

考異

提要作魏即拜揚州都督王凌為太尉

分注

初凌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兖州刺史屯平阿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

任陰謀以魏主制于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曰

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于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修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

此條可刪○按凡例云僭國之臣不以賢否皆因事

乃見勲意但當于殺凌存其官

書曰殺太尉王凌

以符于因

事而見之例是年拜官雖不書可也或曰凌謀廢立不可謂無罪故書殺而去其官此書凌為太尉正以

明去官之為貶也勲謂不然夫凌欲立彪為其主制

于懿也司馬纂魏凌為先見非可與樹恩所私者此

而懿之殺凌為已非為君也

觀盡錄諸曹置勳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皆所以孤魏主之黨為子師廢弑之本也師廢主見十七年

義當書官以予凌而

罪懿且綱目初無罪凌之意使果以為凌罪不當書

懿殺書懿殺

十四年書法云書殺何惡懿也

是罪在懿也

晉紀云凌到項見賈

逵祠呼曰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懿有疾夢凌逵為祟遂死

罪在懿

則予在凌豈有中立者哉故當合為一條○按凌督

揚州在正始二年

是時凌為征東將軍

自是由南鄉侯遷車騎

將軍及為太尉則以司空進

正始九年以凌為司空

齊王志云

以司空王凌為太尉

見是年十二月

非揚州都督也提要揚

州都督四字特以分注為據未及詳考非是

凌始終詳本傳

及齊王志
提要疑誤

辛未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吳太元元年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

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其上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十八年師弟昭自為大將軍合從提要

當直書魏司馬懿死

史綱懿死不書魏非是惟書魏方可以死

提要不必

從○按書自罪師也書以則罪仍在懿盖師惡方萌
綱目猶可隨事致貶若懿則盖棺之後未由致罰不
幾逃鈇鉞乎惟書以其子則懿之私相授受誨盜教
篡既不可掩而師成父之惡不知反正罪咸見矣况
晉室得國實自懿始

史綱從提要書自非是

今日子師自為非

特寬懿之罪而司馬氏相承之統亦有所不明歟故
斷以綱目所書為正○據凡例僭國雖權臣貴重但

書姓名

見人事例

劉氏書法例亦云僭國之臣其見錄者

雖不具官亦非貶矣勲謂司馬懿殺戮大臣棄置諸王不可以無貶綱目自懿殺曹爽後皆斥稱姓名至卒仍書太傅非是例當去太傅二字直書司馬懿死既合權貴但書姓名之例而變卒書死亦以別于劉氏不貶之文不然身為魏賊猶書官書卒是懿得以臣節終也豈不謬哉

壬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分注吳下漏太元二年孫字美

春正月魏以司馬師為大將軍

考異

提要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凡例注文合從提要

此條當從提要書自為大將軍以著廢后易君之本

並見十七年

且以明師之跋扈力能自致雖無懿父猶足

為亂此又彼此互見之義益信書法未可執一也

甲戌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

考異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主芳十月立髦此當分注魏嘉平六年主髦正元元年

綱目于吳魏改元以後為正

據十五年書吳主孫亮建興元年不書吳太元

二年略之也然君臣之變雖在僭國不可不謹當從考

異補嘉平六年四字況齊明帝建武元年不略隆昌

之號

隆昌元年蕭鸞弒昭業廢昭文而自立改元建武分注先書隆昌後書建武

而壬申

甲戌兩黜吳魏之號尤自矛盾前後並當補正

或問魏何

以書黃初七年曰是時明帝雖立未改元也

乙亥十八年

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

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分注正元刊本誤作正始今正

考異

提要卒下無
二月師三字

當作魏司馬師死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去二

月師三字見兄死弟繼他人不得而間此魏所以為

晉也○或曰師卒書官非恕師也譏魏之臣子不能

討賊

上年師廢魏主芳為齊王

俾得執其柄以授弟南闕之戈

景耀

三年昭弑魏主髦于南闕下

已醞于此所謂因事而見其削之何

曰欽儉書討

是年春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師擊敗之

魏非無人

後書諸葛誕起

兵討昭魏猶有人也

師一國賊耳去官書死所以誅之也

冬吳始作太廟

書法

前書魏始建社建宗廟志僭始也此其書始何緩辭也吳于是立國改元三十五年矣而

始作太廟特書曰始所以志其慢也

書始罪漢也漢承中山王後不能討賊復讐以續炎祚魏既立宗社吳亦作太廟蓋心知漢之無能為矣綱目之意若曰吳自是始作太廟耳所以原吳而惜漢也苟以為志慢綱目何急于吳廟而謂特書以志之邪書法非是

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

舄

始字可刪

書始近于緩綱目惡昭不應以緩辭書

○按綱目書始特謂

司馬氏之袞冕赤舄自昭始耳不知袞冕赤舄服之

雖始于昭而晉之篡魏則自懿而已然今日夏四月

魏司馬昭服袞冕赤舄若無人者其義不較著邪

建安

二十二年魏王操用天子車服不書始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書法

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間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

假黃鉞

始此

按晉昭之罪不下曹魏魏猶乘亂竊國昭則自為元

惡也況帝協雖廢猶得良死而曹髦之首卒殞于車

下

景耀三年魏主髦討昭太子舍人咸濟抽戈刺髦殞于車下

其視操何如自為

都督奏事不名特綱目所書若此誅昭之心蓋尤浮

于操也

操偽與王莽同而好名畏讖之意猶愈于莽昭觀自題墓道可見

書法乃謂

效操而未盡敢豈知昭者哉

丁丑二十年

魏甘露二年
吳太平二年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

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考異

提要奉
作以

當從綱目作奉○按奉非尊主之辭所謂挾天子以
令之其心更可誅也春秋之義以弱假強而能左右
之曰以昭之攻誕恃有諸軍

時號二
十六萬

何假于髦是知

綱目書奉所以誅昭之心而不曰以者昭固不恃髦
髦亦不足為昭重也提要此條不必從

戊辰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

乞言于太學

書法

養老乞言盛典也髦能行之然亦無救于亂矣終綱目書養老四惟髦非美辭

書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譏不知務也前年諸葛

誕起兵討昭是年昭殺諸葛誕

春二月

自為相國封晉

公

夏五月

魏主岌岌矣已不能保而且養人禍亂已著

尚爾乞言不務所以翦奸安國之術而徒修行盛世

潤色之文是以梁肉理疾而宴安自耽也惡得為賢

哉書法僅稱非美辭不知道所以為譏後之為曹髦者觀綱目所書養老乞言于昭殺諸葛自為丞相之下亦可以知務矣

己卯

二年

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

夏六月立子譙為北地王

綱目不書非是○或曰凡例雖云正統封王皆書註云自武帝元朔以後封王無事義者不書譙不書封或此類勲謂不然夫事孰大于節義譙不隨父降哭于昭烈之廟而死非特于昭烈有光高光而下與有

榮施安得與無事義者比考異考證知表章武葬穆

后

詳延熙八年吳太后崩考證

獨不及此皆泥例之過也

未^癸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

考異

提要無分註是歲漢亡四字

分註是歲漢亡明前此漢猶未亡也所以紹昭烈于

高光也提要不書非是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始當作自○按書始緩辭也昭之意汲汲矣不應以

緩辭書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皇子二字義○按諶死社稷綱目既大書予之當于

景耀二年大書立子諶為北地王至此但書北地王

諶死之而去皇子二字于義始安○據陳志是時張

飛孫遵為尚書隨諸葛瞻于綿竹與鄧艾戰死趙雲

子廣為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沒其忠義之節

與瞻尚同

瞻尚皆大書死之

皆不媿祖父者雖不獲大書宜

載分註綱目略而不錄

如新莽迎龔勝時又請孔休為國師休託病自絕亦不載

分註俱非非所以勵忠孝也

乙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十二月

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當仍書魏晉王炎稱皇帝

據上書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廢其主為

陳留王

書其正炎之為魏臣也

○按魏雖僭國炎之于魏固臣

子也義當書魏以正其罪而于魏主書其所以著晉

之篡魏也如綱目所書若兩國然安見其為篡也

戊晉泰始四年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子吳寶鼎三年

考異

按崩葬例曰僭國之君稱帝者曰某主姓某卒后夫人因事而見者曰某號某氏卒無統

之君稱帝者曰某主某殂其后夫人如僭國例則此當書晉太后王氏卒傳錄誤作殂耳是後泰始十年書晉后楊氏殂亦誤凡南北五代書太后殂書后殂竝當作卒今不能悉見

當從綱目書殂此條凡例不必從○按后與君敵也無統之時君得書殂后夫人何以獨書卒豈君為無統而后夫人獨為僭后乎據崩葬例正統君后無異

文

凡例正統曰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獨于無統之時特立

二例不惟君與后異義且例與例矛盾豈所稱畫一之法哉後凡太后皇后書殂者竝從原文考異泥例

可刪

分註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哀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

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疏素以終三年

殂下當補書晉主素服終制六字○按三年之喪古

達禮也自漢文遺詔短喪其禮遂廢安桓二帝雖聽

大臣行之然皆未幾復斷

安帝元初二年丙辰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建光元

年辛酉斷桓帝永興二年甲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熹二年己亥復斷

至是百二

十年獨晉主一遵古禮此豈易及者哉溫公既稱其

為不世之賢君

見二年謁崇陽陵分註

例當大書以著其美

炎雖

纂魏然能力遵古禮自當節取未可一槩抹煞

惜當時羣臣不知將順固請

除服使三年之制自君而止不復推行天下以為後

世之倡識者所繇致恨于裴傳諸人也

裴秀傳玄

後儒不

察徒以終制歸美元魏

後魏文帝居馮太后喪素服終制

皆由綱目

失于編錄耳愚故表而出之

宋孝宗力行三年之喪亦以晉武魏文為證深

罪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可謂度越前古矣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當去太保二字○按史綱書王祥死

丘氏曰祥仕魏累遷太常封萬

歲亭侯魏主臨幸太學命祥為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其受魏之禮荷魏之恩不為不至一旦甘心臣于異姓向者所乞之言所謂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果安在哉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祥事君之忠如此則其孝可知矣

勲謂祥雖不

史綱多竄舊文得失互見不能悉辯

忠視王儉楊素猶有間

儉為臣圖君素教子篡父綱目舊作卒今並書死

祥

書死無以處夫儉等之賣其主以自售者故準荀攸

例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書魏荀攸卒

書晉王祥卒蓋去官所以示貶

不書死差異于儉素耳非予祥也或曰揚雄非莽謀主何以書死曰雄雖非儉素比然漢得天下與魏殊而晉之傳世尤與莽異莽及身而敗故君斥名而臣書死晉傳國數世祥于魏宜死于晉則三公也去官書卒明晉之用人徒感私恩初無賢否之別非雄所可例論也况雄之自處尤非祥比綱目恕祥而誅雄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雄作太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高自位置而王戎謂祥不

在能言之流固知祥非雄匹也

已晉泰始五年
丑吳建衡元年 晉青徐兖州大水

書法

去年晉書大水矣于是復大水而連數州焉變異可謂頻矣綱目書大水六十三連數州

郡者十有一

按凡書大水列數州郡者水止于所數也不書州郡但曰大水者州多不可以數故以天下之辭書之如咸寧三年梁益八郡水四年荆揚郡國二十皆大水

綱目止書大水不數州郡可謂數者甚于不數乎況

是年大水止三州去年尤四州

青徐兖豫

書法謂復大水

而連數州是今年之水甚于去年皆泥綱目而不考
全史之過也

庚晉泰始六年
寅吳建衡二年

夏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

死

考異

此當書擊
誤作討

當從考異作擊○按鮮卑自漢景耀四年貢質于魏

始通中國至晉泰始三年綱目書晉遣索頭質子歸國未聞有它釁也而胡烈討之何名焉據五年晉以烈為秦州刺史固曰恐其久而為患以烈鎮撫之而已而輕肆攻伐豈非生事邊徼者哉義當書擊以致自反不縮之譏何以討為

辛晉泰始七年
卯吳建衡三年

春正月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

當作匈奴右賢王劉猛叛晉走出塞三字可省

據下
書寇

晉并州非往
而不返者

○按歲首分註晉號與吳竝列晉猶列

國也中原未一四夷去就惟其所適晉安得據而有之故書叛晉而不曰晉匈奴明劉猛不可恃而匈奴之主非晉所得專也

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死

考異

此亦誤書討與上年胡烈討鮮卑同

上書叛故下得書討此條考異不必從○按牽弘非可以胡烈比也烈宜書擊謂兵端自我始耳涼本晉地胡無故而叛則牽弘之師非無名妄動者義當書

討考異與胡烈例視非矣

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

寇當作入○按凡例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

陷後應者不曰征討當做無統例

無統例曰漢晉之間註云魏吳晉三

大國書曰入晉并州綱目書寇誤

壬晉泰始八年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

考證

謹按凡例親戚書其屬此當書晉以太子妃父充為司空

當從考證書太子妃父○按分註充為人諂巧與荀

顓荀勗馮統

時顓為太尉勗侍中統越騎校尉

相為黨友朝廷惡之

會樹機能亂秦雍因出充督秦雍諸軍充患之問計

于勗勗曰獨有結婚太子可留耳充妻郭槐賂楊后

左右使納其女后因為請勗與統顓又稱充女絕

美有才德晉主從之

見納妃賈氏條

遂留充復居舊職然則

充非太子妃雖欲在朝不可得况司空乎書以太子

妃父為司空若曰充非可司空也徒以太子妃父耳

夫一賈氏足以亂晉又益以充晉安得不敗書屬所

以著禍本也

甲晉泰始十年
午吳鳳凰三年
晉以嵇紹為祕書丞

分註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斬之儀子衷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

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
蕩陰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譏乎

父死于罪仕之可也若沈勁之于沈充是也

充與王敦構逆

伏誅勁哀父死非義欲立勲以雪先
恥興寧三年燕陷洛陽沈勁死之

死不以罪則當

以王衷為正盖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溫嶠之割裾所

由見譏于有道也

晉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使嶠奉表
勸進母崔固止不允絕裾而去張

南軒云就使太真能佐晉室一正天下浮
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

溫公謂紹

有蕩陰之忠差免君子之譏亦節取耳

蕩陰之忠不
若洛陽之節

盖勁滿恥紹忘讐也分註以王衷與嵇紹
並列自是取此舍彼之意不言而義自見乃若禹之

事舜克終父業忠孝兩盡又未可與事讎者同日語

況舜之殛鯀特貶逐禁錮未嘗殺也邪

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

宋太祖亦云四凶之罪止于投竄楚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亦云殛死

猶言貶死溫公謂舜誅鯀特據孟子言耳

丁晉咸寧三年春三月晉討樹機能破之降諸胡二十

萬口

考異

此亦誤書討五年書馬隆討樹機能亦誤

考證

討當作擊

討當作攻○按涼州之陷始此

五年樹機能陷涼州

書攻見晉

之致力于胡而卒自敗也考異考證謂當作擊蓋未

知牽弘之死

見秦始七年

樹機能殺之也

見七年分註

而謂不

得稱討是徒泥例而不知斷之以義不可從

戊晉咸寧四年
吳天紀二年

吳殺其中書令張尚

分註

吳主忌勝已者尚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陸

下有百觔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
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殺之

書法

自甲申至是綱目凡十一書殺皆殺無罪也而孫皓居其十皓之淫虐如此不止得乎

吳下漏主字○按孫皓淫虐不下高緯高洋綱目于

洋緯殺人皆斥書主

書法云綱目惡淫刑所殺必斥書主者五宋子紫齊寶卷北齊

高洋高緯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

而孫皓自韋昭外

癸巳殺侍中韋昭書吳主

止

以國書何與勲意皓殺皆當書主未有罪同而法異者書法列數五君而不及孫皓徒以綱目所書為據

非定論也○或曰尚非昭比故不書主勲謂尚雖自

取皓忌勝已亦非君人之度況楚子玉有罪自縊

城濮

之役子玉以專戰取敗詳魯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猶稱國以殺淫虐如皓

顧可與宋齊異例乎

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侯羊祜卒

當先書鉅平侯羊祜卒後書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

督荊州諸軍事。按分註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勲

謂晉之待祜猶漢待諸葛亮也安有身未沒而先使

人代其位者况預為大將軍實在祜卒之後

預傳云祜病舉

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今先書

預官而後及祐卒非是當以鄙說為正非獨先後得實且以見祐沒預繼兩賢相濟此晉之將相得人而國所由成也

晉司空何曾卒

分註

曾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司隸劉毅數劾之晉主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

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

繆醜公晉主

策諡曰孝

曾宜書死○按曾魏臣也

累遷至司徒改封朗陵侯

而為晉佐命

本傳云魏帝之廢曾預其謀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二人揖而已武帝罷王位曾與裴秀王沈勸進踐阼泰始初詔曰曾翼佐先皇勲庸顯著云云王祥亦魏臣而得書卒非佐命也曾與王儉等故一施之視王舜揚雄尤甚舜雄書死曾獨書

卒于例未允且與傳玄之書爵者無異

下書晉清象侯傳玄卒

玄曾霄壤而書法一轍何以服舜雄之心哉

曾儉書死祥書

爵此賢與常人不肖之別也正統常人官爵惟所有無統僭國則否賢與不肖登天墜淵未可苟而同綱目多據舊史不加筆削非是

已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馬

亥吳天紀三年

隆討之

考證

陷當作入討當作擊謹按凡例曰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其

它悉從本文後倣此

按凡例謂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就其舉事之始而言也機能之叛晉自秦始七年辛卯至

是凡九年矣

本註亦云久為邊患

或殺刺史

七年牽弘

或陷州郡

是年

猶夏實甚晉雖不可為正統猶中國也將以明統安得不書討乎愚于征伐一例但以有罪無罪為用法

之輕重至征討寇陷之名雖不深泥可也

綱目續麟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續麟卷九

宜春張自勲撰

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

當分註晉太康元年

以下並從分註不復大書

世祖武皇帝五字

宜刪○按晉篡魏猶魏篡漢也綱目以僭國治魏

統系

例曰僭國謂乘亂篡位或據土者註云如漢之魏吳

以正統予晉

統系例云凡正統晉起太

康元年盡元熙元年

終非定論宜準始皇吕后例分註年號不

應大書○或曰魏得國不以正當時蜀漢尚存又有孫吳為之敵故綱目以僭國治之若晉則取國于篡竊之後又能混一區夏予以正統似不為過勲謂不然使司馬懿當曹丕廢帝時能興義兵以誅之猶可

曰以正治不正也既委質為臣親受明帝之託

魏景初二

年明帝有疾召懿入見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吾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受命芳嗣位嘉平五年為懿子師所廢子弟

執其政柄四世矣一旦弑其君而自帝

魏景元元年庚辰師弟昭

弑其主髦于南闕下咸熙二年乙酉
昭子炎稱皇帝廢其主奐為陳留王視之曹魏殆又

甚焉惡在其為正哉苟以能混一而正之是徒以強

弱為進退豈春秋明道不計功之義乎當以鄙說為

正漢魏得國雖殊操懿為臣則一懿受魏託尤非漢比安得指魏為篡賊而以正統予晉也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分註遣使分詣荆揚撫慰牧守以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

書法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于是曰除吳苛政其子

晉以弔民之師也

當合上文書曰吳王皓降賜爵歸命侯

上書王濬入石頭吳主皓

降

孫皓暨遣使句皆可刪○按晉紀賜皓爵在五月

間無異事不宜特書書法謂予晉以弔民之師非是

蓋晉武非可與高光比也而吳亦非秦莽類

暴不至秦罪下

于其除苛政特以安吳人之心使不復反耳非真有

軫念斯民之意也惟削而不書庶幾春秋誅意之法

云

壬寅三年夏四月魯公賈充卒

書法

充弑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賈妃之悍晉武欲廢之楊后猶曰公間有大勲勞然則

晉之德充至矣書爵所以著司馬氏之心也

發明

賈充晉之趙盾耳觀度純高貴鄉公之間與孫皓弑君不忠之謂則充之罪惡非惟舉國

知之雖鄰敵亦知之矣今綱目書爵書卒略無貶辭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姦賊保全始終之

意顯其志也

當去魯公二字直書晉賈充死書法以為著司馬氏

之心非是夫晉之德充豈待問哉且彼不以為賊安得以崇獎保全罪之發明亦非惟直書死則誅充益

所以誅昭也○或曰凡例篡賊之臣書死謂篡位于
統不及傳世者故註云王舜揚雄之類充雖賊臣然
輔晉得國傳世百五十年恐不可以舜雄比勲謂惟
其事成愈宜加等若因其傳世遂從末減是徒以成
敗論人不幾于誨盜獎叛乎或又曰定公不討逐君
之賊故意如書卒以罪其全始終之恩綱目卒充書
爵亦此意耳勲曰定公為逐君者所立當討不討故
書卒以刺之若充之惡逆固昭意也

南闕之戰成濟
問充充曰司馬

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
抽戈刺冕事見漢景耀三年

安可以討賊望之而謂

書官書卒足以著其罪乎且孔子魯人也而書魯事
故曰定哀多微辭後世史官分非君臣義在褒誅而
欲遵孔子隱諱之例是以一身為數十國之臣子非
馮道之四姓十君則公孫弘之曲學阿世安望其操
筆削之權佐人主賞罰所不逮哉按朱子纂賊註云
前世史官修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
法又况後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有為之隱諱而使

亂臣賊子之罪不白于世人之耳目者于義何所當乎可為一證

甲辰

五年冬十二月晉當陽侯杜預卒

預封侯見元年

分註

諡曰成

綱目不書疑漏○按卒例云凡賢臣特書如賢相例

凡例諸臣之卒惟宰相志書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諡

官爵惟所有史稱預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集解成一家學

以上宜節入分註

不可謂非賢而晉書以羊祜合傳為兩人

名德勲業適相當也綱目于羊祜書卒

咸寧四年書鉅平侯羊祜

卒而不及杜預非是故當補正

戊申九年地震

書法

自漢建興十五年書地震是後五十年無聞焉于是再見

非無聞也特綱目不書耳今即自漢建興十五年至

是五十年間三國及晉地震凡二十

魏正始二年地震三年地再震

吳赤烏二年地再震十一年地再震漢熹興元年地震晉泰始五年七年地震咸寧二年地震四年地再

震太康二年五年六年地震七年地震再震八年地震而綱目不書謂之無聞可

乎書法不考全史徒以綱目為據非也

旱

考異

提要早上
有大字

當從提要作大旱○按是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一年之內天變若此則陰陽之不和必有大甚者故當書大以甚之綱目僅書旱非是

庚戌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考異

按是年四月武帝崩惠帝即位當于歲首大書十一年分註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明年歲

首大書孝惠皇

帝永熙二年

考證

當去此八字補書十一年分註惠帝永熙元年。謹按是年四月晉武帝崩歲首即太康

十一年也當依章武三年例以前為正或曰愍帝亦四月即位元帝三月即晉王位夫何以後為正乎曰不同也是年書太康十一年者正武帝之終次年書元康元年者正惠帝之始此綱目之正例也愍元二帝即位之年即書元年本春秋之法也魯昭公在外薨定公六月即位故于歲首即書元年晉懷帝永嘉五年漢人遷帝于平陽明年漢封為會稽郡公晉已曠歲無君矣又明年被弑懷帝

不得正其終而愍帝雖四月即位故必于歲首追書建興之號至四年復降于漢愍帝又不得正其終明年三月元帝即晉王位亦必于歲首追書建武元年二者非惟本春秋之法抑所以正其統也

當分註晉太熙元年四月以後孝惠帝永熙元年考

異考證謂當大書十一年者非也

是歲正月武帝改元太熙太康無十

一年惠帝紀云太熙元年四月武帝崩

或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改

元延康綱目不書延康書二十五年此書十一年而

不曰太熙亦是類與曰不然獻雖改元位非已有綱

目特書二十五年所以正其終也

改元例註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

原考之范史及陳志註文是漢號而通鑑所
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乃若晉

之得國實自武始而惠帝以子繼父初非漢魏篡奪

者比安有改元踰時而不見諸策者乎

據漢後帝禪景耀六年改

元炎興綱目大書炎興元年不曰景耀六年則此亦當書太熙元年不得以建安二十五年比况晉

紀太康止于十年而無十一年乎

漢書建安有二十五年

當以

鄙論為正○惠帝永熙明年改元永平繼又改元元

康

一年再改元通考謂永平一元康九非也

考證謂次年書元康元年是

以後為正而考異謂明年歲首當書永熙二年尤誤

永熙無二年

○承先帝之後以前為正乃人子不忍忘親

之心教天下以孝也當播越之時以後為正

愍元二帝先書

建興建武即此例

明人臣不可無主之義示天下有君也或

因或革皆義理所關

惟一歲再改以後為正如惠帝書元康不紀永平省文也

宜

苟為進退哉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

為庶人

考異

太后下漏楊氏二字

楊氏二字可省考異不必從。○按禮父前子名婦人無名以氏為稱。賈氏于太后婦也不當稱氏。或曰弒太后何以氏。明年書弒皇太后楊氏曰此以正太后之終也。以賈模張華裴頤為侍中並管機要。

考異

提要裴頤下有裴楷二字據分註當從提要

分註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

為衆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頤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頤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此條提要不必從考異說非○按凡例云正統命官
宰相悉書餘官非有故不書此云華與模顏同心輔
政九年模卒註云顏與華模謀廢后更立謝淑妃趙
王倫殺賈后獨執華顏等殺之而不及裴楷是知楷
雖為侍中而執政與謀則在模等雖不書可也按楷本傳
云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為光祿勳不
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卒然則楷為
侍中特名焉耳綱
目所以略之與

乙卯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

荆揚兗豫青徐州大水

考異

提要作雨雹大水無東海
荆揚兗豫青徐州九字

當從提要作雨雹大水蓋不數州郡者天下之意也
以賈后之亂如此雖無雨雹大水其變已甚況六州
半天下乎故當以天下之辭書之

丙辰

六年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

周處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上書反故下得書討考異泥例不可從

八年孟觀討萬年同考異

謂當作擊並非義詳咸寧五年馬隆討條

已未九年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顥為鎮

西將軍鎮關中

平當作鎮綱目誤○按平北者穎始出時官名也

穎初

為車騎將軍以賈謐與皇太子博爭道至鎮鄴則為穎厲聲呵謐謐懼出穎為平北將軍

鎮北將軍

本傳云穎鎮鄴轉鎮北將軍晉紀亦作鎮北觀顯鎮關中稱鎮西可證

綱目

以前官為今職非是

庚申永康元年春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
中臺星拆

尉氏二字宜刪○按雨血大變也自關天下之故不
應書地書地則有所屬而無關於天下之大當去尉
氏二字以雨血與妖星太白等並為天變猶晉梁山

崩春秋不書晉傳曰為天下紀異也

見魯成公五年
公羊傳胡氏從

之夫梁山本晉地猶不書晉况雨血自天可獨以尉
氏當之乎固宜刪去

辛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當作五星互經天自正月至于五月縱橫無常四字

可刪○按先言星後言月則月皆星也語急而情惕

所以為變也先言月後言星則月未必皆星也辭平

而意緩

當其互經曾不為怪至是月而後書故謂之緩

何以見其異哉乃若

縱橫無常特形容互經之意此史家紀事之辭非書

法也綱目繫錄志語非是

惟縱橫無常故曰互經並書于冊殊覺複贅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興

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考異

提要兵字下有于渙水三字

考證

擊當作討

當蒙上文直書敗倫兵于渙水

是年三月書討倫已正其罪雖不書擊可

也擊及帥師濟河皆可刪考證不必從

戊壬太安元年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

考異

提要上無陳留王三字下無晉人止皇帝十字

考證

諡曰以下當分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諡魏主奐

雖非正統亦鈞于被廢而死者
大書其諡不合正例故當分註

當從提要直書曹奐卒去陳留王及晉人以下等字
分註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不書陳留王不與
晉之廢之也不書故魏主奐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
討賊亦不足以君魏故從常人例凡例常人
不爵不諡書曰曹
奐卒以為一匹夫而已矣

癸亥二年秋七月劉弘遣陶侃討張昌昌走衆降別將石

冰據臨淮不下

考異

討當
作擊

陶侃宜書官○按凡例云有官者書官惟初除一見後皆因事而書史稱侃少孤貧為郡督郵後舉孝廉郎中令楊暉薦于顧榮侃繇是知名既克張昌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是侃為弘參軍也前此未有書者侃于是始見當書曰劉弘遣參軍陶侃討張昌庶幾因事見官之義且以明侃之為弘屬也今大書既不書官分

註亦不明載但曰遣陶侃將以侃為何如人邪例當

補參軍二字

侃于晉室有大功非他臣比不可不詳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

考異

此與前條劉弘遣陶侃討張昌亦當書擊誤作討

此條綱目本書攻考異以為誤作討何也據張昌前

書反此書起兵

凡例云凡起兵以義者曰起兵

當以綱目書討為正

考異泥例不可從

甲子永興元年

漢高祖劉淵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一小一

永興元年四字宜仍稱晉與漢成並列分註但以圈

隔總結是歲舊大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三國

自太

康元年庚子晉始平吳至惠帝元康元年辛亥賈后已殺太傅廢太后而諸王之禍作矣成漢並興懷愍失國晉一統僅二十五年正安在哉○或曰晉雖篡魏猶中

闕

變則魏道武傳世十五享國幾

二百年不尤愈于晉乎晉之視魏名為中國實有不

逮魏者必以正統予晉是魏亦可以主中國也

魏書
僭晉

夷宋是以魏為中國
主也 吠非其主固然 綱目何以始終分註不一大書

哉然則劉裕之罪可從末減矣曰裕篡晉猶晉篡魏
吾方不以魏之首禍賞晉罪寧以晉之效尤寬宋誅

乎要之身為人臣弑其君奪其國而自立皆賊而已

矣然則唐亦隋臣也其得為正統何五代之禍亂極

矣天所以開李唐也高祖雖不取煬豈能長有隋室

乎况貞觀開元之治較之典午尤相去萬萬者哉此

又未可例論也

秦隋一轍故漢唐無譏唐所以不逮漢者為始事稍差耳要未可與魏晉

同日語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頴入京師自為丞相尋

還鎮鄴

鎮字宜刪。○按前書以成都王穎為鎮北將軍鎮鄴

謂鎮撫之也。既而舉兵反進逼京師。

太安元年

今又自為

丞相穎之跋扈若此何鎮之有故當去鎮字直書還

鄴明穎之出入自如無敢為難者則又以罪晉之臣

子無討賊之義也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

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考異

提要作穎遂以帝入鄴

當從提要加穎以二字。○按鄴非帝都其入也由穎迎之惟書以帝入鄴則穎跋扈之狀自見而越走歸之故亦明矣如綱目所書帝方入鄴若無難者越何以始奉而卒走耶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考異

提要兵上有
州字奉作以

上書幽并兵至鄴下書穎奉帝還洛陽非尊帝也所以著穎之畏威小謹假帝以自免也提要不必從

丁卯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

漢元熙四年

當分註晉主熾永嘉元年去孝懷皇帝四字史綱書

晉主熾而不書諡得之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事

考異

提要無等州二字

按模所督乃秦雍梁益四州軍事也綱目當書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提要既無等州二字又不言梁益則是二州矣並非

拓跋祿官卒

考異

按崩葬例曰凡蠻夷君長曰死此誤作卒

分註

第猗盧總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書法

始去索頭書卒進之也曷為進之弟猗盧將以助晉封故進之

考異以書卒為誤特據綱目以正統予晉耳其實晉

非正統雖書卒可也書法謂以猗盧進寧有事出于

弟尚在三年之後

見四年冬

而先進其兄者哉謬甚

庚午四年

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太守

考異

提要吳
作義

當從綱目作吳興提要誤。○按分註錢璿寇陽羨玘糾合鄉里討斬之睿以玘為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

義興郡以旌之是玘為太守實吳興郡

建興元年周玘卒亦書吳

興太守

而義興之名則睿所特置以旌玘者考異不為

辨正何與。○或曰吳興即義興故提要作義按玘本

傳云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

將軍吳興太守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

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

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

此玘為吳興太守實績也玘陽羨人故云于鄉里置郡以

旌之是則義興與吳興自是兩郡

建興三年以周札為吳興太守分註云以

告義興太守孔侃固知義吳非一也

而宋明帝泰始二年吳喜克義興

王道隆克吳興並書于策安得以義興作吳興而謂

提要非誤乎

蝗

當書五月大蝗○按是年蝗在五月綱目繫于四月

之後

上書夏四月王浚
擊漢劉霸殺之

而不月非是據晉志自幽并

司冀至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則非常也故當書

大以異之而以志語錄入分註庶幾憫民窮而警天

戒之意也

壬申六年

漢嘉平二年

書法

于是帝遷平陽踰年矣書六年何存正統
也帝未遇害秦王在雍則正統固在矣

當分註晉永嘉六年以為存中國可也必曰存正統

則當書春正月帝在平陽然晉實非正統也綱目之
誤不自此始惜無有正之者

漢太保劉殷卒

分註

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良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

殷獨留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

書法

卒僭國臣錄賢也

當去太保二字直書漢劉殷卒○按燕涼皆僭國也

綱目于李續宋混卒不書官

見穆帝升平四年

書法皆以為

錄賢況殷尤未必賢者乎何以官為據分註殷特以

卑讓保富貴故雖處驕暴而不失語云邦無道富且

貴焉耻也其殷之謂與他如納女劉聰不耻同姓尤

自言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

見納女條分註

殷之阿世取

寵多此類書法槩稱其賢非也

癸酉

孝愍皇帝建興元年

漢嘉平三年

當分註晉永嘉七年四月主業建興元年去孝愍皇

帝四字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索綝領太尉

書法

太子即位矣綝不書以何太子尚幼冲非能以之也然與書自者有間矣此綱目之變例也

索上漏以字○按綝不書以必傳錄之漏書法謂非

能以之鑿矣

幼不書以不見凡例

且下書以琅邪王睿為左丞

相以南陽王保為右丞相距此僅一月耳

並見五月果以

為幼冲豈一月而遽壯哉書法傳會綱目多此類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考異

石上漏
漢字

當書漢遣石虎攻鄴入據其地○按凡例云非正統
相攻書入不書陷晉非正統故當書入後倣此○或
曰此石勒遣也不書勒恐失實勲按建武元年石虎
圍譙亦勒遣也綱目止書漢石虎而不曰勒遣則此
書漢遣何疑

甲戌二年 漢嘉平四年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

寔嗣

發明

綱目于晉世割據諸人皆書死獨于西涼張氏及前慕容氏父子獨書其爵及以卒書者

何予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夫晉之南渡猶周之東遷也東遷之後諸侯不復宗周獨齊桓晉文拳以尊周室為事故春秋予之當五胡亂華之時干戈紛紛世不復知有晉矣而張氏據涼慕容氏據燕獨能不忘本朝此其所以予之也

晉非周比張氏非桓文比發明以晉擬周以桓文例張氏並非○按桓文尊周特假義耳春秋予之所以

治諸夏之從夷者非謂其竭忠周室足為萬世表模也張氏據涼忠貞世篤其歸誠晉室有非桓文可及者夫事有迹同而心異者當論其心況踐土之盟河

陽之狩

並見魯僖公二十八年

尤張氏所不敢出者哉如發明

所云非惟不知張氏并不知桓文豈孟子假之一辭亦未聞乎至割據諸人雖當書死然永嘉以來類多書卒元年書拓跋祿官卒矣二年成尚書令楊褒六年漢太保劉殷並卒于冊他如劉淵吐谷渾無不卒

者然則書爵書卒何足為張氏榮顧其惓惓報國之

念

軌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

有可嘉耳綱目予涼所

以愧晉室諸臣也

即春秋子桓文之義

寧獨為一人言哉

乙亥

三年

漢建元元年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考異

提要王字上有荆州吏杜曾舉兵拒陶侃十字徙下無陶字

分註

王敦驍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庾刺

荆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庾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必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于

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

此條提要誤○按分註敦徙侃刺廣州為嬖人錢鳳之譖非為曾拒也若上書拒下書徙則敦此舉乃所以全侃非其實矣特書敦徙所以罪敦也况曾實拒虞尤非拒侃者乎○或曰提要書曾拒侃為分註前段云侃既破杜弼乘勝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今不從提要則此條分註不幾贅乎曰不然事有不

必大書者自當于分註見之綱目前書陶侃破走杜

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元年

此上書陶侃擊杜弢破

之弢走死湘州平敦徙侃為廣州刺史其為忌功黜
賢之罪明矣義在罪敦不繫乎曾之拒與否也故略
之必欲一一大書則分註方言敦以從弟廙刺荊州
將吏鄭攀等迎曾拒廙又何以不書邪可以類推

丙子四年

漢麟嘉元年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

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考證

封當
作廢

書法

書帝出降與遷異矣既至平陽帝稽首麴允
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其視庾珉王儁等耳

則何以不書允之慟哭義也囚而自殺則安知
其非有不得已者乎固不可與朗之自殺同矣

發明

吉中丞自殺則書死薨麴允亦自殺何以不
書允任事大臣危不能持顛不能扶死自其

分僅足以償誤
朝之罪故耳

當從考證作廢○或曰帝已降矣降則非帝何廢之
有勲曰此晉編也自漢稱之則曰封自晉言之仍廢
而已矣惡有晉編而從漢所稱者哉○允自殺不得

與朗等非以其囚也愍帝不云乎誤我事者麴索二

公也

麴允索繇繇以降要漢車騎郡公漢斬繇于市

帝已自為定案雖不因

而自殺曷足稱哉況以二人而誤一國使中原塗炭
冠履倒置雖族誅不免責而發明謂足償誤朝之罪
尤謬

丁丑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并

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僭國

考異

提要帝下註睿字按君名註曰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則此當依提要大書睿字于帝字

之下

當分註晉元帝睿建武元年考異謂當大書非也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考證

下當補書立宗廟社稷。謹按凡例曰凡宗廟之禮建置更革皆書東漢之興也建武二

年立宗廟郊社于洛陽昭烈即位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東晉開百年之基立宗廟社稷但見于分註今故歷考事例當大書以備一代之禮也

晉非正統不得以東漢比考證不必從

五月日食

月下漏朔字○按晉志云五年

建興五年是時皆稱建興無建武元年

五月丙子十一月丙子並日有蝕之綱目于十一月

是年書朔日食此不書朔非也

劉琨段匹碑討石勒未行而罷

此條石上亦漏漢字考異不言何與

據建興元年石勒遣石虎攻鄴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考異皆云石上漏漢字

戊寅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光初元年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

分註

疾陸眷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末桓乘虛齮殺之自稱單于

書法

卒疾陸眷何予義也綱目于段氏每詳之義焉而已矣

按段氏之禍疾陸眷為之也方石勒質末桎求和文
奮力諫以為受命討賊寧以末桎一人故縱成擒之

寇疾陸眷不聽遂和以贖末桎勒因厚遺疾陸眷而

與末桎誓為父子

永嘉六年王浚遣王昌率疾陸眷與弟匹碑文奮從弟末桎攻勒于

襄國勒出戰皆敗會末桎為勒所獲遣使求和疾陸眷許之文奮諫不聽勒因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為父

子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及匹碑推劉琨為大都督檄眷等

共討石勒勒懼厚賂末桎末桎既思舊恩又欲奪匹

碑國乃曰父兄而從子弟恥也即有功匹碑一人收之矣眷等遂還琨匹碑亦散末桎遂殺涉復辰自立使眷早從文鵞之諫舍一末桎而誅石勒則國讐既報家難不作眷不亦深明大義哉既失之于前復敗之于後使匹碑忠義卒無所就至使已孫為弑君之賊太寧三年疾陸眷之孫遼殺牙而自立牙末桎子綱目書遼弑其君牙凡皆疾陸眷見義不為貽謀不善之所致也綱目卒疾陸眷姑詳段氏始末耳書法槩以為予義非是

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
準冬十月劉曜自立于赤壁封勒為趙公

當作劉聰死○按凡例云蠻地酋長曰死聰尤其猾

夏之甚者

聰再弒晉帝極其慘辱
他寇陷州郡不可悉紀

惜晉室衰微弗克

誅聰以洩不共戴天之憤例當書死以著其罪綱目

于拓跋書卒

見懷帝永嘉元年

謂猗盧將以助晉封故進之

聰固滅晉者而亦書卒何哉

已二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詔
○舊大國一成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考異

提要詔作尊據漢綏和二年書追尊定陶共皇則此常書尊

考證

詔當作尊○謹按凡例曰凡正統尊立皆書尊曰尊某為某

分註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當加尊字于詔字之下○按詔與尊異尊者已然之

辭詔則方有其命耳下書既而罷之是未嘗實尊之

也

循傳云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帝納循議而止

不得與定陶比考異考

證以尊易詔非是○或曰既罷矣何以書曰為賀循

之言書也猶能執禮以畜其君帝能納其言而止特
書于策君臣同美也書罷尊琅邪則凡尊定陶者其
謬自見矣不以子爵加父萬世不易之禮也豈獨為
晉元書哉

庚辰三年

趙光初三
後趙二年

考異

當國下分註涼
王張茂永元元

此條考異不必從○按涼不紀元為用晉號也

永和十年

猶稱建興
四十二年但以不奉中興正朔

元帝改元建武太興
永熙明帝改元太寧

康帝改元建元穆帝改元永和故與成代並列僭國
升平涼至升平五年始奉正朔

然雖列僭國每有所書皆斥稱姓名而不加以涼號
內之也豈成代諸國所可比哉考異說泥

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以討賊
殺之

考異

提要漢作趙無以討賊殺之五
字按漢前年改號趙當書趙

考證

漢當作趙○謹按漢于太興二年已
改號趙諸本于此誤書漢當改正之

書法

書殺何不成保之為晉王也保書殺矣殺保
者曷為書賊予安以討賊之義也故特書故

將凡書故將皆予義也于是漢改號趙不書趙書漢何漢不共戴天之讐也賊可討也而不免降漢焉特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為安惜也及其叛也則書叛趙矣

當書晉王保為其下所殺趙遣陳安攻殺之○勲按

謂安為保故將特據保傳書耳

傳云陳安歸保保寵待甚厚為保將張春

所嫉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保死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之然傳稱保病薨而

此書殺是又以帝紀為正

元帝紀書保為張春所害劉曜使陳安攻春滅之按

此數語宜入分註不應僅以體重為言

果爾則安之討賊乃劉曜所遣

非至是而後降也盖安之降漢在保未死之時趙未

改號之先法當于保稱王時特書都尉陳安叛降漢

二年書南陽王保自稱晉王分註云陳安叛降于成
上邽大饑又為安所迫據保本傳謂稱王時安自號

秦州刺史稱藩于劉曜分註謂降成疑誤至安之殺賊直書趙遣庶安之

進退明而功罪不相掩也今晉史既多矛盾綱目復

合異為同安非保臣而曰故將事出劉曜而曰安討紛

紛乖錯寧獨書漢之誤哉書法謂不當降漢故特書

漢勲謂漢特國號耳復讐者不折莫干于漢何與若以漢

為不共之讐則漢已改趙矣為晉者將讐漢乎抑讐趙

乎舍其實而徇其名猶復讐者置其人而毀其器顧可為定論哉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

考異

按即位例曰僭國始稱帝者繼世曰太子某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張寔未嘗稱帝繼

世不當書立據大安二年書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李流死雄代領其衆此條當作寔弟茂領其衆

考證

立當作代之

當作寔弟茂代領其衆○按建安五年孫策卒綱目

書弟權代領其衆正與此類觀茂臨終語寔子駿曰
吾遭擾攘之世假攝此州以全性命豈榮之哉是終
未嘗自以為實居其位也代字不可省考異引李流
等為證而去代字恐傳錄誤漏考證不稱領衆但曰
代之又似茂利其兄之死而為之者俱非事實惟準
孫權嗣策例書之則無疵矣

辛巳四年

趙光初四
後趙三年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

史段匹磾死之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前書討石勒此書死之綱目于段氏有取焉

撫軍將軍四字宜刪○按匹碑討石勒與劉琨並書

建武元年琨之忠節不在匹碑下使琨尚存并力討賊勒

未必橫逆至是碑乃以疑謗殺琨

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桮所得欲與共

襲匹碑遣使賁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碑邏騎所得琨初不知來見匹碑匹碑雅重琨初無害琨意會代郡太守辟閭嵩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由是人心皆不附匹碑詳元年殺琨分註幽州

之陷得無自貽戚乎獨其志在滅勒終不為屈

分註匹碑

見石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足汝敬也常著朝服持晉節不為勒禮久之見殺

以愧晉之自為叛逆者不失其節足矣其官何為哉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

考異

提要徐作冀按此
條軍上當有州字

分註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
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

當書以戴淵劉隗分督司豫青徐諸軍事分註淵為
征西將軍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
將軍督青徐幽平四州鎮淮陰○按冀州與司豫兗
并雍共六州屬戴淵劉隗四州乃青徐幽平提要徐

作冀誤既列叙司豫青徐軍上亦不必著州字考異

可刪

代弑其君鬱律子賀偃立

考證

立當作嗣○謹按凡例曰凡僭國稱王者其繼世曰嗣後皆倣此

分註

拓跋猗色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偃鬱律之子什翼

璉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當書代弑其君鬱律而立其子賀偃○按賀偃猗色

子也非鬱律之子安得書嗣考證泥例非是○子某

立常辭也上書弑其君非常矣不應以常辭書況賀

儻尤非鬱律子乎書立其子某明乎其為弑者之子

也如綱目原文不惟世系未明且先君既弑子亦何

從立邪

按猗也諡桓帝鬱律諡文帝賀儻諡惠帝惠乃桓之中子史稱鬱律為惠帝子是先弑其

子而後立其父有是理乎疑論

壬午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年後趙四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

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當書譙王承及甘卓○按卓非可與承並書者特欲

著卓還軍之罪

下書甘卓還襄陽

故先書于此據分註所載

卓之為義始既不勇卒又不終其視王敦僅一間耳

春秋傳云及者內為志明非譙王卓亦無復此舉所

以誅其心也不待書死之

下書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與殺

敦殺而首從誠偽之分已辨于此矣

史稱敦初起兵遣使告卓約與

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卓猶欲按兵坐待會敦復遣參軍樂道融邀卓道融憤敦悖逆反說卓襲武昌卓意始決露檄致討敦聞卓起兵遣卓兄子印說卓使旋軍時敦已殺戴淵周顗等卓聞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在今日即命旋軍道融憂憤而卒卓家人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

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敎意龔卓殺之傳首于數卓之始終若此顧可與譙王同日語哉

癸未

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後趙五年

六月立皇后庾氏

以庾亮為中書監

考異

庾字當作后兄與漢何進同

書法

不書后兄亮亮賢也與董重楊駿異矣

此條考異不必從○按亮不書屬特非王鳳諸人之

比

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註云元舅王鳳以著外家與政之禍

如書法以為賢亮

非也蘇峻之亂亮實甚之

咸和二年亮疑峻為亂下詔徵為大司農卞壺溫嶠

諫皆不聽峻果拒平時拒諫以伸己謀嶠聞峻不奉詔即欲率衆

命與祖約舉兵反衛建康三吳亦起臨難棄君以圖苟免三年峻兵犯闕卡壺死之

亮與郭默等奔尋陽亮與郭默曾是而可謂賢哉乃若董重馬初實由貴

人乳母得官故書兄書子漢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重為五官中郎將永興

二年書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以著其濫此尤與王鳳不同況庾

亮乎書法謂與董重楊駿異勲按重則非倫駿未書

屬所稱異者又安在哉或曰亮甚亂獨非與政之禍乎曰亮之疑峻為國非為已

也自不可與王鳳同日語但達衆自是無先見之明多事後之悔此則非溫嶠諸人比綱目于嶠等卒具官

爵而亮止書官
其權衡審矣

戊子顯宗成皇帝咸和三年

趙光初十一年後
趙太和元年

九月陶侃溫

嶠討峻于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考異

提要無于
石頭三字

斬當作誅代當作復于石頭三字不可省○按前書
峻遷帝于石頭此書討峻于石頭誅之明賊已討而
人主無恙也不書則無以示逼遷乘輿者之戒提要
不必從○代者平時相繼之常辭峻既伏誅逆順已

明逸不圖反正以盖兄愆猶尋覆轍擁衆為難刀俎
餘生寧能久存乎故當書復以明其迷不知返而峻
之後有逸是未可安枕臥也又以戒人君不可不慎
之意綱目以常辭書非是

己丑四年

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
是歲趙亡大一小一凡三僭國

春正月逸殺右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考異

逸上漏
蘇字

分註

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
是光祿大夫陸騰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于

西軍百官赴之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當作逸殺侍中鍾雅及右衛將軍劉超

劉超書及謀始鍾雅也

綱目略無析別非是○按分註謀奉帝赴西軍者鍾雅也故帝抱持悲泣亦曰還我侍中右衛法當先書侍中後及右衛將軍今先超後雅特據收超雅為辭

非事實也逸不書姓與峻等

峻不書姓故逸斥稱名况前云峻弟逸其系已

明不必更加蘇字故分註雖云蘇逸使任讓綱目直書逸殺

非漏也不可以姓未見者比

凡例註云姓未見者著之

考異不必

從

癸巳八年

趙建平四年

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殺其

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

殺當作弑無疑

下言討上當書弑討殺矛盾固知其誤

九月二字可刪

方其自為丞相魏王已有弑后之意不應書月以間之

丁酉 咸康三年 趙建武三年

分註三年下當補書燕王慕容皝元年明年歲結漢

涼燕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國而去穆帝永和元年

分註燕王慕容皝十二年八字○按載紀皝以咸康

三年僭即王位綱目是年既大書慕容皝自稱燕王

魏書云號年為元年而于歲首分註不列僭國何與 按永和七年將健自

稱秦天王綱目即于歲首分註秦主苻健皇始元年可證勲意正統宜以後為正

如唐始武德九年之類僭國宜以前為正以後為正者將以予

之不可不慎也以前為正者將以誅之不可不急也

綱目于涼稱建興即擯為僭國

見元帝建武元年分註

而慕容

稱王雖見大書猶不列分註至十二年而後見豈春秋謹微之義哉勲故推本傳例補註于此

戊戌四年冬十二月趙遣兵迎段遼燕慕容恪擊敗之以

遼歸殺之

書法

遼嘗書弒君矣不書誅何殺不以罪也故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綱目一以殺書之

按分註待遼以上賓之禮久之謀反孰斬之曰謀反

則有罪矣是雖不以弑君之罪殺之亦以謀反之罪殺之也不書誅者待以賓禮未嘗臣之也未嘗臣之而謀反非可與臣之反者同科故書殺而不書誅書法緊謂以無罪例書殺非是

己亥五年

趙建武五年

八月改丞相為司徒

當書復改丞相為司徒

晉本紀有復字

○按上年五月以司

徒遵為太傅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此復改丞相為司徒一空名耳兩年之內凡三更置故當書復

以著其反覆無常之謬

癸卯

康皇帝建元元年

趙建武九年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

都督征討軍事庾永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楊

州刺史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無等州二字永和元年桓溫都督荆梁亦同

當作都督征討諸軍事等州二字不可省蓋庾永所督乃荆江司雍梁益六州也不稱等則疑于二州矣
提要非是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主李勢太和元年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考證

秋九月下當補書立子聃為皇太子○謹按康帝有疾何充請立太子乃立子聃為皇太

子是為穆帝穆帝即位紹承正統而于建儲之始豈可無書乎

分註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乃立聃為皇太子帝崩充奉

太子即位

不書立子聃為皇太子非漏也按康乃成帝母弟不應得國獨庾冰以帝子尚幼立以為嗣咸康八年成帝不豫二子

丕奕皆在襁褓永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為人所聞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永不聽帝乃詔永充等受顧命而崩岳即位故丕奕封

王

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竺見咸康八年

特書成帝子者明岳之不當

立也

觀琅邪即位太后猶以中興正統為辭可證

岳不當立安得有太子

故雖有建儲之文而綱目削之不與其立也

綱目所書多據

分註使非削之未有已見分註而不大書者正可類推

然則晦即位何以稱太

子若曰未嘗立為太子也俄而太子即位亦足啟問

者見是非矣考證不必從○或曰紹太子何以書

太興

元年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愍帝降漢未聞有嗣睿之即位初非

岳比此所以異也

睿非業子紹猶眊也相類之中又自不同

乙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

趙建武十一年○燕王慕容
鈖十二年○舊大國一漢涼

代小國三新小
國一凡五僭國

當去燕王慕容止僭國二十六字補書涼王張駿某

年○按鈖于咸康三年丁酉稱王號年為元年至是

乙巳僅九年而分註以為十二何也張氏世守臣節

至駿自稱涼王車服擬于王者

見本年十二月

例當分註若

曰涼之王自駿始前此忠順之風自是一變所以罪其忘祖父而襲僭國之謬也綱目略之非是

丙午二年 趙建武十二年
漢嘉寧元年

考異

當圈下分註涼王
張重華永樂元年

當從考異補註涼王年號○按晉以重華為刺史西

平公

見明年
冬十月

而重華志在稱王雖屈于俞歸之言

晉遣

御史俞歸授重華官爵重華欲稱涼王
未肯受詔俞歸正義責之重華乃止

勉為奉詔未

幾復以自稱書矣

五年九月張重
華自稱涼王

故紀年于此使與

燕趙並列也

已酉

五年

趙太寧元年

考異

分註元年下漏石鑒青龍元燕慕容儁元一十字

此條考異不必從○按載紀儁雖于是年即王位稱元年然襲祖父之舊又無號可紀故畧之直至八年

稱帝建元綱目始註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

始僭王者號也

始僭帝者儁也春秋謹始故當于其始書之餘皆可略

乃若石鑒弒立僅一月

則賊而已矣

十一月石鑒弒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明年正月殺之

曷足錄哉

必欲見于分註是年夏四月太子世立兄遵弒之而

自立在位凡七月

遵本傳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不尤可紀邪既略

遵年鑒益不足數考異舉此遺彼並非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書法

負芻以庶兄書殺此則曷為以弒書及其太后則可以書弒矣

負芻書殺自綱目之誤義已見前

詳秦王政十九年癸酉

至謂

及其太后然後書弒則咸和八年石虎弒太后何以

書殺可謂自相矛盾

庚戌六年

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春閔正月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考異

提要殺作弑按當從提要而鑒上漏其主二字

書法

前書幽其主鑒矣此其不書弑何鑒閔同殺其君則賊一也賊殺賊而已矣是故石閔石

鑒同弑其君而閔殺鑒則書殺而不書弑張顥徐溫同弑其君而溫殺顥則書殺而不書討此綱目

之權衡也

發明

楚公子棄疾脅弑其君虔于乾谿而春秋歸獄公子比臣前已論之矣至此已立為君而

死春秋則以棄疾殺公子比書之先儒謂比之去就死生行止遲速皆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安得為棄疾之君故春秋但以殺公子比書之今綱目于石閔之事雖前已書幽其主鑒而此則以殺鑒書之者其事正與楚公子比相類故也又況石氏窮凶極惡而閔乃晉之故民本姓冉氏初非竊賊之種故天假手誅之綱目書殺而不書弑既本春秋之旨又以見疾惡示戒之意恕閔所以惡竊也其旨嚴矣

當從提要書弑其主書法發明傅會綱目非是○按

推鑒即位者閔也

見鑒弑遵
條分註

故鑒雖弑君綱目必書

主

上年書石閔
幽其主鑒

所以正閔之罪也書法謂賊殺賊未

審何據如謂弑君之賊可以殺書則楚虔亦弑君者

而見殺則書弑

見春秋魯昭公十三年

又何說焉蓋鑒于遵雖

賊于閔則君也君臣之分無時可泯安得與公子比

例論

棄疾假手于此意在得國未嘗君比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遵欲殺閔閔殺遵及太子衍推

鑒即位是授之國也及鑒欲殺閔閔始復殺鑒是知閔非棄疾鑒亦非公子比也發明援此

以例閔是未知春秋誅意之法也使綱目果有怨閔

之意則前不當稱主後不應書討

下書故趙將張賀度會兵討魏不克

不考前後書法以正本文之誤而徒承謠傳會非定

論也

辛七年

趙永寧二魏永興二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

一凡五
僭國

三月魏主閔及趙燕姚襄之兵戰敗績

考異

提要作魏兵敗績

上書及則魏為主也主客已明魏兵二字可省提要

不必從

壬子八年

魏永興三秦皇始二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僭國

考異

提要分註作燕烈祖慕容儁

僭偽諸國但當稱主

吳楚僭王春秋諱不書葬可以類推

凡廟號諡號

皆可不錄春秋之義詳內略外如提要所書與中國

無異非所以待僭偽也

提要于上年秦主持健書高祖亦非

當以綱目

是年分註為正而成帝咸康四年分註高祖

代中宗

漢

等字竝當從刪後倣此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

分註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我

死汝亟自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歸晉詔襄屯譙城

當書高陵公姚弋仲卒○按弋仲以去年遣使請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封高陵郡公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我厚我
本欲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
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夫弋仲羗人也而
能明理義識逆順豈燕趙諸人所可及哉固當書爵
以為反正之勸綱目削之非是

綱目于秦苻雄卒書東海王而弋仲不書

爵謬甚史綱具官亦非
蓋歸在子不在其身也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考異

據上書張遇據許昌叛則此攻字當作討

書法

張遇前書叛矣此其不書討書攻何遇之叛尚激之也書叛以正遇罪而謝尚不書討權

衡之辭也

此條當從書法考異不詳分註徒以凡例為據非是

癸丑九年

秦皇始三燕元璽二年

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為凉公

考異

按名號例曰僭稱帝者曰主據分註曜靈稱凉州刺史西平公此當書曰凉州廢其刺史

曜靈書主

乃傳誤矣

分註

涼州長史趙長等以時難未夷宜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

妃裴氏及謝父

書主所以罪趙長等也明曜靈乃長等之主正張祚

之不宜立也主如主人之主不必以名號例視之考

異說泥

自是以後弑其主者皆稱君可見主字不必泥

乙卯十一年

秦主苻生壽光元燕元璽四年○涼去年號

考異

當國下分註涼王張玄靚太始元年

按立觀本傳廢和平之號

上年張祚自稱涼王改元和平

復稱建興

四十三年是未嘗稱元也故分註云涼去年號考異

說誤

丙辰十二年

秦壽光二燕元璽五年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遂

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

提要修作復非是按下條分註謁諸陵修毀壞明屬

二事不必從

當書桓溫敗姚襄于伊水襄北走溫遂入洛陽修陵

置戍而還謁諸二字羨○按下條分註溫至伊水襄拒

水戰敗奔北山周成出降溫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
是修陵在襄奔之後今先書修陵後書襄走殊屬倒
置非是

發明

自中原淪陷諸陵廢祀雖有忠臣義士徒能
北望慨想而已今溫進軍討伐遂能入洛修

謁亦足少伸臣子之情矣
綱目詳而書之蓋予之也

書遂入譏專也發明以為予之非是○按溫先請移

都洛陽修復園陵帝不許

見上討姚
襄分註

此遂入洛陽修

陵置成非專而何況溫方圖不軌雖生存之君不難

廢以立威

咸安元年溫廢帝奕為東海王

況諸陵乎固知修謁者非

有展敬山陵之實綱目書此特以著其專耳

如發明所云溫

既修謁何必復遣使修陵今上書桓溫入洛陽修陵置戍下書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固知不以修

陵子溫也

書法以為重山陵亦非

書法誤列下條或指車灌修陵說非為溫也

襄北走據襄陵

分註

初魏將周成降晉反據洛陽姚襄攻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

威挫或為他寇所乘此危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

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自

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至伊水襄徹圍拒之匿精銳于水北林中遣使謂
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救三軍
小却常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
無預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戰敗奔北
山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
幼馳而赴之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
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
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
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等
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間襄奔平陽并
州刺史尹赤復以衆
降襄遂據襄陵

書法

修陵必書重山陵也
終綱目書修陵五

當書姚襄復據襄陵

上年書姚襄據許昌

○按分註襄據襄陵

在奔平陽之後方其北走尚未知所至今合為一條
若始奔而即據之非其實矣惟書北走于桓溫修陵
之先至此特書復據既得其實又以罪襄之不知反
也上文宜書而不書此條不當合而復合皆非據事
直書之義諸家習而不察何與分註魏將周成至徙
降民于江淮之間宜入上條

襄奔北山溫謁諸陵皆
上條事實誤列于此

而附書法于後此條但存襄奔平陽云云庶前後不
紊綱目與書法皆安今上文既闕分註此條書法復

稱修陵皆不相蒙當以鄙說為正○按溫傳享軍下
有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二句分註刪此便失溫引
喻之意上下文亦不相承但溫以神州陸沉歸罪王
夷甫自是正論袁宏所云非古君相不言命之義雖
不錄可也當刪記室以下一段直以至伊水接上不
得不任其責更簡而暢朱子嘗謂目欲詳備而不繁
冗若此類則冗而未備編錄之難如此

綱目續麟卷九